



为“峨眉宝光”的雕塑：两位女青年手中托起一轮峨眉山的象征——“峨眉宝光”，一位身着长裙秀发飘逸；一位肩披彩带发髻高耸。象是代表着世代生息在这里的人们在欢迎四方来宾（见照片）。城中有一条老街，几乎完整地保持了旧时风貌。栉比鳞次的小饭铺，随便走进哪一家都可以尝到地道的川味儿。和饭铺一样多的是茶馆，一把把竹椅磨成了油亮的土红色，仿佛替主人广告着茶馆的历史。拣个空处落座，“茶博士”飞快地摆上盖碗沏满沸水，动作之娴熟使人感到是一种艺术：水壶提得很高，注水入杯刚好盈盈从不溢出半滴。在这里你只管喝到意尽，水一次次地续满而绝没有催人腾座或加收茶钱的事。尤其是爬山下来以后来这里品上一通儿川茗，那感觉是惬意二字远远容纳不下的。

小街上不时遇到有人介绍住宿，或男女或老少，俱透出很客气的样子轻声问：“住下了吗？”只要游人点头表示肯定，他们也就点头作别，绝无大都市中招揽住宿者让人避之而不及的事情发生。那天下午有位60开外的老人问到我，当

知道我已在宾馆住上且明天要上山时，他以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哪条路上山、哪条路下山最理想；还叮咛别忘了带把伞，上金顶要租件棉大衣，路上遇到猴子耍赖怎么对付……老人分明是位“老峨眉”。一时间我大受感动，差点废了宾馆订好的床位去老人介绍的地方住，晚上好跟他继续摆“龙门阵”。



回来后一直念着这座小城。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登峨眉，最好捎带着在山下小城中转转看看，坐在老街的茶馆里，细细品味古老而又年轻的眉山市的万般风情，那时你便会感到此文的确言之凿凿……

读了若白君发表在“笔走龙蛇”专栏的《读书偶记》，其劝诫人们要“振奋精神，勇于不断改革”的主旨，我深表赞许。然而，文中对“活得很累”的阐释，我则不敢苟同。

“活得很累”，它本来的含义，实在不是因为“出的劲大了、流的汗多了”而发的牢骚，反映了一种“寄生虫”、“懦夫”的心态。所谓“累”，用老陕的土话说，是指“心乏”；说文雅点，即“伤神”。心乏，是因为在某些地区或单位，那些本不该操的心却非操不可，劳神，是指本该不劳的神却非劳不可——而且，往往是心白操，神白劳，甚或还不知道心往哪儿操、神往哪儿劳，才能把事业干好。

譬如，某科研单位某人三年五载废寝忘食搞出了一项成果，拿到了奖金若干，本该乐呵呵地休息半天，或者马不停蹄地去确定下一个选题——没那么“轻松”：你得考虑给资料室、誉印室、开水房、传达室……怎样“表示表示”。尽管你可能觉得已经考虑得面面俱到、滴水不漏了，岂料“天衣”常难“无缝”——你漏掉了正在搞维修的那位临时水暖工，他下班时做点小手脚，你第二天一上班，实验室水深淹没了脚脖子！陪着笑脸去找他吧，对不起，看“病”去了。你能不边刮水边劳心伤神地想：还把谁漏掉了……这种“累”，与陈景润演算几麻袋草稿纸之累，是

也说“活得很累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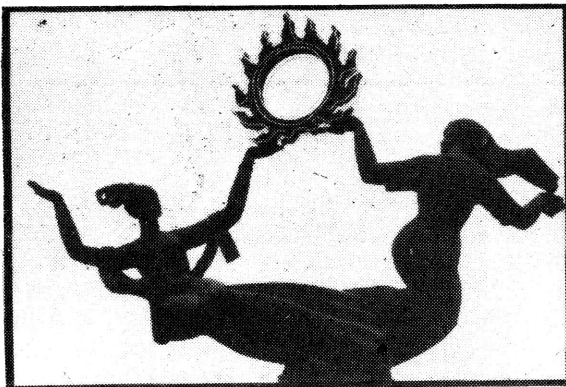
易歌

一个味儿吗？又譬如一位厂长。他劳累了一天，刚刚脱衣站到淋浴器下，有人带话来了：你实在无法安排环卫局某人介绍到贵厂来的某某人的工作，好了，他明天将找借口对贵厂执行罚款5万元！电！水！煤气！贷款！……这种“累”，能与“治厂”之累相提并论吗？

……还有到处可见的行业不正之风、机关办事的拖拉之风、踢皮球之风、捕风捉影的“告状”之风等等，给真正干事的人制造了多少“事业”之外的烦恼？无意义地耗去了多少精力和心血？

干得真美而不喊累者，当然值得尊敬。而干得美偶而也喊声“累”者，仍不失为大大小小的单位的“脊梁”。若白君所谴责的那些“寄生虫”、“懦夫”——人家倒是“活得很轻松”的，轻松得连说一声累还嫌评价，还嫌累呢！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谁说“中国人活得很累”，大错特错。“活得很累”，并不是“共识”。

各方面都来努力吧！尽量减轻干事者的心理压力和阻力，使他们少喊以至不喊累而哼起快活的小曲来。



眉山市中心的街头雕塑——“峨眉宝光”
晓 士 摄

秦陵出土的印章



张文立

印章是一种信物。后汉范曄说：夏商以后，“俗化雕文，诈伪新兴，始有玺印，以检奸萌”。这是说要用印鉴来作为凭信，以避免伪装假冒。印，也称玺。秦以前，凡印章都可称玺。秦始皇以后，只有皇帝的印才称玺。始皇帝的印叫“皇帝信玺”。官称印，老百姓称章，以区分等级贵贱，一直流传下来。

秦始皇帝陵出土的印章有多种，达几百件，还不算用刀子刻在器物上的刻铭题记。秦陵东外城的陪葬墓中出土二枚铜印章。它们的形状同现在的私人名字章没有什么区别。高1厘米，长宽1.4厘米左右，只是比现在的私章短一些。一方上刻“荣禄”二字，一方上刻“阴燮”二字。字形秀劲有力。这是两个人的名字。这两个人史无记录。

印的质料，有金印、铜印、陶印、玉印，以各人的地位决定。封印的方法是把印盖在文书、信件的书泥上，这

种方法同现在的铅封相似。秦陵出土的印章，多盖在工匠们为秦始皇帝制作的陪葬的陶器上，有的在陶俑、陶马身上，有的在砖瓦上，有的在陶盆、陶缸上。古代有个规定，叫“物勒工名，以考其诚”。就是工匠在自己的器物上，刻上自己的名字，上级以此来考察工匠的责任心。这很有点岗位责任制味道。

从秦陵已发现的印章看，形状有方形、矩形、圆形、梯形，字体有隶书、小篆；刀法有阴文，阳文；字形有粗犷、娟秀；字数有一字、有数字；大小有一厘米左右，也有三四厘米见方的，形式有的有边线、界格，有的没有，总之，各随其意。印章上的名字，有的是仅刻人名、所隶属的官府名的，有的既刻官府名，又刻人名；有的或刻地名，或将人名、地名都刻上的，也不一律。

这些印章的印

文，当时是为了应付检查，分清责任。现在则留给我们丰富的研究资料。它们的价值在于，一是书法上的审美价值。刻文有篆有隶，有阴有阳，字形多姿，美不胜收；二是在中国印章史上又是一个时期弥足珍贵的资料；三是它无形中留下了七十多万修秦陵的人中的一部分工人的名字。虽然已发现的名字仅有约万分之一，但它们是创造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的人们中的一部分，补充和丰富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史实。



刊头设计 范红江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卖“猪仔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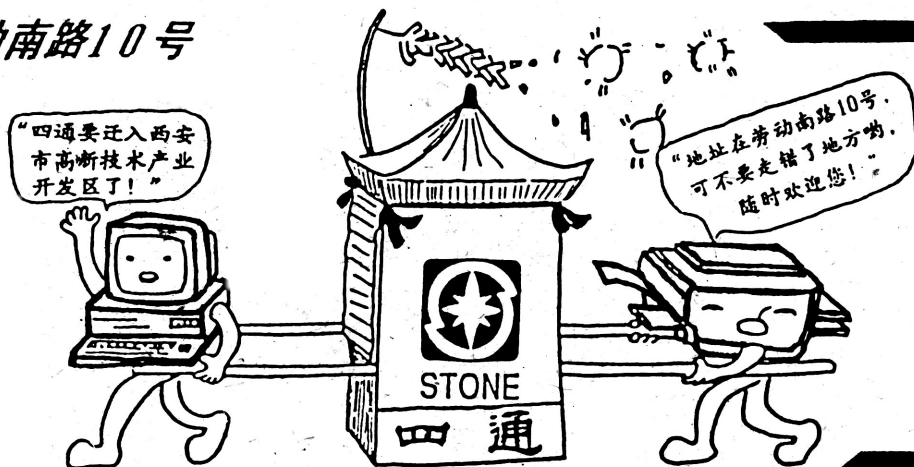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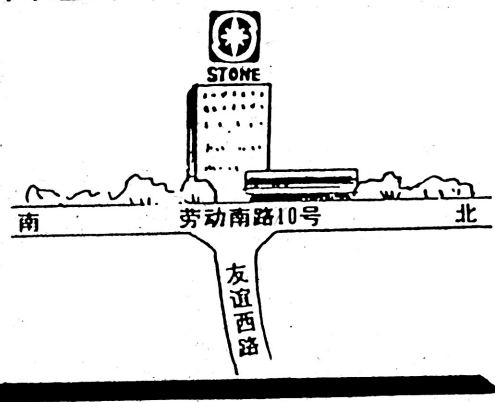
关 华

我们前往中山市参观孙先生的故居。去的时候，我们包了一辆小面包。和司机讲定价，每人六元。当车子路过珠海郊区的一个小站时，只见路旁停放着一辆豪华大巴。我们的司机与大巴司机谈了一阵话后，对我们说：“我的车有点毛病，各位请乘豪华车吧。”我们怕豪华大巴票价高，不愿换车。我们的司机却笑着说：“那辆车是我们公司的。刚才的车票照样有效。”以小面包的票价坐了舒适的豪华大巴，我自信占了便宜，心中很高兴。

从中山故居出来后，我们又雇辆小面包往回返。有了来时的经验，这回我们以每人五元讲定了车价。心中高兴劲又添了几分。车子大约行有五里路，在一个三叉路口遇到一辆中型轿车。车上已有半车人，两车的司机都跳下车，用当地话叽叽嘎嘎地说了一阵子。然后我们的司机给对方扔了二十元。跑回来对我们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忘了带边境证，进不了特区。请各位乘那辆车吧。”虽说我们不愿意，却也无奈何，只好快地换了车。好在特区人服务态度都很好。车子起步后，司机

便为我们介绍起珠海的风土人情来。由于两次换乘汽车，我心中总有些猜疑。向司机一打听，司机扑哧一声笑了，说：“他把你们卖给我罗。”“卖给你啦？”我们大惑不解。司机狡黠地笑着：“我们把这叫做‘卖猪仔’，你们十位就是卖给我的猪仔罗。”不听则已，一听不禁愤然。我们十名堂堂正正的工会干部出了一趟差，竟被人当做“猪仔”卖了两次！可气！可恼！我生气地告诉那司机：“我们一共给他五十元，他才把我们拉了五里路。而他只给你二十元，你却要把我们拉二十公里，你岂不是吃亏了？”“错了”，司机摇摇头说，“他有半车人，我有半车人。如果我们各自都等招满了客人再开车，势必浪费很长时间。我们两车合一车，岂不是为大家节约了时间。在特区，时间就是金钱。他节约了时间理应赚钱。我虽然少赚了一些，可我却加快了营运速度。有了速度，便有了金钱。这于大家都有好处。原来，‘卖猪仔’竟和特区速度有着内在的联系。我不禁长叹一声：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学问见长呵。

四通公司7月20日全面迁入劳动南路10号



朱成之